

ICANN76 — 展望 WSIS 20：我们如何改进互联网治理中的多利益相关方参与

ICANN76 | CF — 展望 WSIS 20：我们如何改进互联网治理中的多利益相关方参与
坎昆时间 2023 年 3 月 15 日星期三 — 10:30 至 12:00

安德里亚·格兰顿

(ANDREA GLANDON): 大家好，欢迎参加 ICANN76 全体会议，展望 WSIS+20。我们如何改善多方利益相关方对互联网治理的参与？

我是安德里亚·格兰顿，远程参会经理。请注意，本次会议正在录制中，请大家遵循 ICANN 预期行为标准。本场会议将提供阿拉伯语、中文、法语、俄语、葡萄牙语和西班牙语的同声传译服务。请点击 Zoom 工具栏中的“口译”图标，选择你想要听到的语言。

为了我们的译员考虑，请记得说得慢一点、清楚一点。对于现场参与者，如果想提问，可以使用我们提供的三个流动麦克风。请举手，让支持团队可以看到您。对于远程参与者，如果您想提交意见或有问题让我宣读，请在意见内容前后加上 <comment>，或在问题内容前后加上 <question>。除此之外的文字将被视为聊天内容，不会读出来。若要查看实时速记，请点击 Zoom 工具栏中的“隐藏字幕” (Closed Caption)。现在，让我们欢迎奈杰尔·希克森 (Nigel Hickson)。

注：以下内容为针对音频文件的誊写文本。尽管文本誊写稿基本准确，但也可能因音频不清晰和语法纠正而导致文本不完整或不准确。该文本仅为原始音频文件的补充文件，不应视作权威记录。

奈杰尔·希克森：

早上好。早上好，奈杰尔。好的，就像这样。我喜欢有人回应。令人惊奇的是，有这么多人选择讨论 **WSIS +20** 审查流程，而不是去海滩。我认为这是真正积极的一步。非常感谢大家今天早上的到来。我们非常非常感谢 **ICANN** 社群批准 **GAC** 将此作为全体会议休会的提议。

我们今天上午的目标是提高大家对我们认为可能非常有趣的流程的认识，即 **WSIS +20** 审核流程，我现在就要讲到它。我们认为召开这次会议很重要，因为我们认为将在 **WSIS +20** 审核流程中进行的讨论，以及最终在 **2025** 年联合国大会结束时进行的讨论，确实可以解决未来应该如何管理互联网的治理，以及 **ICANN** 和地区互联网注册管理机构在这方面的作用。

当然，我们来这里不是为了抢占 **WSIS +20** 流程的成果，该成果最终可能只能由成员国在联合国大会上谈判达成。但是，作为多利益相关方社群的一部分，我们是 **ICANN** 中的多利益相关方社群。因此，我们也是全球互联网治理生态系统的一部分。我们有发言权。如今，我们希望通过这种参与、通过这种互动，并听取许多不同人的意见，我们可以更多地参与到这个流程中。

最后，请注意 **WSIS +20** 审核流程将审视 **2003** 年和 **2005** 年两次峰会的成果，其中包括突尼斯议程，对于各位专家和在座

的大多数人来说，你们知道，它编纂了不同利益相关方的角色，还建议建立联合国互联网治理论坛。还有行动方针，WSIS 行动方针，它设定了发展目标和纳入互联网生态系统的目标。言归正传，现在交给我的朋友，塞巴斯蒂安 (Sébastien)，我就不需要介绍他了。

塞巴斯蒂安·巴肖莱
(SÉBASTIEN
BACHOLLET):

非常感谢你，奈杰尔。我将用英语发言，因为我们在墨西哥，我认为使用你们喜欢的语言很重要。今天我们的口译员为你们提供了非常好的工具，这里还有耳机。所以大家可以听一下口译，了解会议内容。非常感谢。

我用母语告诉大家这次会议将分为三个部分，这对我来说也很重要。我们将听到在会议室或在线进行的讨论。对于其中的每一个，三部分。当然，在这些发言结束时，我们会听取会议室的一些意见，每次讨论都会进行自我介绍，这当然会省去我的麻烦。因为我们的问题是用英语写的，所以我将用英语主持会议。这对我来说会更容易。

我们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将介绍信息社会世界峰会的历史和概况。第二部分将讨论 WSIS +20 审核流程，然后将与大家分享一些利益相关方的观点。现在我想请来自地区的第一位发

言人卡洛斯·阿方索 (Carlos Afonso) 发言。请卡洛斯·阿方索发言。

卡洛斯·阿方索：好的，谢谢。你们能听到我的声音吗？希望能听到。好的，谢谢。嗨，听完你的发言，我真的很抱歉我没有用西班牙语准备我的演讲。我说西班牙语，我不知道我不能这样做。因此，让我们继续用英语演讲。

WSIS 是联合国内部长期流程的成果，始于 1998 年在明尼阿波利斯举行的议会联盟会议 (IPU)，该会议向联合国提议召开一次关于信息社会的峰会。IPU 分两个阶段举办 WSIS，2003 年 12 月在日内瓦，2005 年 11 月在突尼斯。联合国决定，筹备流程应得到所有相关联合国机构的贡献，以成为多方利益相关方。第一阶段在日内瓦举行，第一阶段的目标是采取具体步骤为所有人提出信息社会的基础，反映所有不同的利害关系。近 50 位国家/地区元首、来自 175 个国家/地区的官员以及国际组织的私营部门和公民社会为 WSIS 日内瓦会议通过的 WSIS 原则宣言和行动计划提供了政治支持。

尽管多利益相关方流程存在不平衡，但这些数字揭示了全球对不断发展的信息社会的方式方法的整体兴趣。2003 年日内瓦会议的成果之一是在 2004 年成立了一个互联网治理多利益相关方工作组，即 WGIG。WGIG 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是围绕互

联网治理的工作定义达成共识。**WGIG** 由来自政府、私营部门和公民社会的 40 名成员组成，他们都应该以个人身份平等参与，并于 2004 年 11 月至 2005 年 6 月在日内瓦举行了四次会议。

我记得在 **WSIS** 两个阶段的闭会期间讨论中，**ICANN** 和 **ISOC** 基本上反对互联网治理的概念，更愿意坚持不同非政府实体之间协调的想法。2003 年在日内瓦举行的 **WSIS** 期间分发的 **ISOC** 传单的标题是，通过协调而非政府来开发互联网的潜力。从那以后发生了很多变化。

2005 年在突尼斯的第二阶段，即通往突尼斯的道路，需要对日内瓦计划中可行行动的进展情况进行监测和评估。以及在突尼斯会议之前必须实现的一组具体的可交付成果。成立了工作组以在互联网治理和融资机制领域寻找解决方案并达成协议。此外，还提出了弥合数字鸿沟和借助 **ICT** 加速实现千年发展目标的措施。突尼斯承诺文件重申了对 **WSIS** 第一阶段通过的日内瓦原则宣言和行动计划的支持。这是直到突尼斯会议的基本历史过程。

自 80 年代以来，各个地区的几个国家的公民社会组织一直 —

塞巴斯蒂安·巴肖莱： 你被切断了。我们听不见你的声音了，卡洛斯。

德文·里德
(DEVAN REED):

卡洛斯，你的线路静音了。

卡洛斯·阿方索:

好的。现在能听到我说话吗？

德文·里德

能。

卡洛斯·阿方索:

好的。抱歉。自 80 年代以来，各个地区的几个国家的公民社会组织一直在积极寻求新的沟通模式。通过电话线或全国包交换网使用 BBS 等方式。1999 年 5 月，进步通信协会 (APC) 成立。这些早期流程的组合收集了大量受传播权激励的非营利组织。2000 年底，为响应联合国发起 WSIS 的提议，公民社会发起了信息社会传播权运动，不减运动。

总体而言，全世界约有 350 个组织以多种方式参与了这些过程。与此同时，还有定义 ICANN 本身的角色和治理结构的复杂过程。由于多种原因，在每个地区由互联网用户选择的个人创建理事会成员的尝试失败了。但公民社会和学术界的存在最终在 ICANN 结构中找到了一席之地。

2003 年 7 月，讨论了第一个 NCUC 章程，并在组织内建立了非商业实体，NCUC、NPOC 和两者组成了 NCSG 以及难以

定义的一般会员成员。我称之为 [00:12:43 - 听不清] 虽然严酷，但言之有理。2002 年的 ICANN 组织改革结束了个人用户公平平等参与 ICANN 的最初想法。大多数利益相关方选择摆脱博弈中最弱的利益相关方。因此，董事会中个人用户的代表已减少为一名没有投票权的联络人。这是 [00:13:13 - 听不清] 在说话。从这个角度来看，ICANN 改革构成了对互联网治理的反击，尤其是对全球政治民主化概念的反击。

好的。按照突尼斯议程第 72 段的提议，互联网治理论坛的建立有着丰富而复杂的历史。也许是联合国领导的最相关的倡议之一，它传播了对互联网治理挑战的认识。因此，许多国家/地区成立了数十个国家互联网治理论坛 (IGF)。广泛的讨论和建议。

塞巴斯蒂安·巴肖莱： 卡洛斯，抱歉，你需要总结一下了。

卡洛斯·阿方索： 好的，我正在总结。沃尔夫冈 (Wolfgang) 将完成相关历史和概况。谢谢。

塞巴斯蒂安·巴肖莱： 沃尔夫冈，请发言。谢谢。谢谢你，卡洛斯。沃尔夫冈，我们听不到你的声音。我看到你在说话，但你的麦克风可能静音了。谢谢。开始吧。

沃尔夫冈·科纳沃茨特
(WOLFGANG
KLEINWÄCHTER): 现在能听到我说话吗？

塞巴斯蒂安·巴肖莱： 能。

沃尔夫冈·科纳沃茨特： 好的，非常感谢，也感谢卡洛斯概述了从明尼阿波利斯到突尼斯的历史。但自突尼斯以来，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虽然多利益相关方方法在 2005 年是一项重大创新，特别是对于最初有此想法的政府而言，但至少一些政府表示可以将互联网作为政府事务来管理，但他们不得不承认互联网太大，无法由一个利益相关方单独管理。我认为这是 WGIG 的主要成果。如果你想管理互联网，就需要所有利益相关方的参与。

大体上是平等的，这是个问号，但在他们各自的角色中。利益相关方在管理互联网方面的角色之间肯定存在差异。突尼斯议程之后的大战是，利益相关方之间的关系如何？每个人都认为多利益相关方非常好，但有些人有不同的想法。认为多边主义

比多利益相关方主义更大的多边主义者与主张多边政府间体系植根于多利益相关方环境中的另一派之间突然发生了一场争论。

因此，多边主义与多利益相关方主义之间的这场争论持续了好几年。但现在这已成为历史，因为今天我们面临着更加复杂的情况。因为虽然我们已经认识到多边和政府间合作与另一方面的多利益相关方合作之间没有真正的冲突。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在多边层面上，我们在互联网的专制版本、互联网治理和民主版本的互联网治理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冲突。在底层，我们仍然具有人人参与的“同一个世界，同一个互联网”的互联网理念。尽管现在的冲突是在应用层之间，我们有一个互联网和 193 个国家/地区管辖区，以及政府和不同的想法，即更民主或更专制。在底层，我们仍然或多或少地拥有一种“同一个世界，同一个互联网”理念，它从互联网早期就伴随着我们。

虽然我们也在卡洛斯提到的 WGIG 定义中认识到，应用层和传输层之间存在相互关系，但也存在差异。所以在定义中，有这两种不同的语言，它们讲述了互联网的发展和互联网的使用。而用户更多是在应用层，开发更多是在技术层面。那么，考虑到这些新现实，WSIS+20 的教训是什么？我们可以从卡洛斯介绍的日内瓦和突尼斯之间的辩论中学到一些东西。

其中一个主要结论是，互联网不能由一个利益相关方单独管理。它需要各方的合作，即使合作变得比 2005 年可能更加复杂。因此，你必须具有创新精神，并创建增强协作的新模式。我认为这是第一个教训。第二个教训是非利益相关方必须做好功课，而政府目前在专制与民主的斗争中主导着辩论。因此，一方面要记住互联网的未来宣言，另一方面要记住上海合作组织与中国、俄罗斯和伊朗的互联网模型。那么非利益相关方可以做什么，尤其是 ICANN 是一个所有非利益相关方都非常活跃的平台。

所以他们必须提高声音，正如奈杰尔鼓励我们的那样。他们必须提高自己的声音，而不是将发言权交给出席联合国大会的各国政府。因此，这意味着我们必须为这个政府间流程提供一些建设性的意见，我们必须在谈判桌上拥有平等的席位。为此，我们必须自我重组。WGIG 和日内瓦成果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公民社会组织聚集在一起并拥有自己的平台。技术社群创建了一个平台，称为高 ISTAR 组织。私营部门也进行了自我组织。如果没有这样一个组织平台，非国家参与方的意见将微不足道。

到目前为止，我向技术社群、公民社会和商业社群保证，组织起来，与政府合作发挥各自的作用。非常感谢，祝大家会议愉快。

塞巴斯蒂安·巴肖莱: 非常感谢沃尔夫冈。现在由安里亚特 (Anriette) 介绍 WSIS+20 的价值是什么。

安里亚特·埃斯特胡森
(ANRIETTE
ESTERHUYSEN):

谢谢塞巴斯蒂安。看到这么多人在会议室里真是太棒了。你让所有老面孔先发言，真是太好了。我不是在抱怨。我认为这是合适的。看，在我谈论 WSIS+20 的价值之前，我想先谈谈 WSIS 的价值。WSIS 是关于数字包容的。这本质上是关于我们所有人都需要的子结构，我们所有关心互联网行业或科技行业的人，无论你是 DNS 还是互联网服务提供商、本地互联网服务提供商或内容创建者。如果我们没有数字平等，如果世界上的人们没有联系，那么我们所做的就不会产生必要的投资回报或实现我们想要实现的社会目标。

这就是 WSIS 很重要的原因。因为它是关于创造数字包容的。它是关于通过使用技术实现以人为本的发展。我认为它采用了整体方法，这非常重要。它谈论的是包容性信息社会，而不仅仅是数字化。所以它谈论的是 ICT、信息和通信的使用，这是相当技术中立的。你知道，这不仅仅是关于互联网。它有相当长期的应用。

但我现在想谈谈 WSIS+20 的重要性。回到 WSIS 本身，WSIS 反映了全球自我的声音。正如沃尔夫冈和卡洛斯所解释的那样，这是一个涉及成员国和其他非国家参与方的过程，也许没有达到我们想要的程度，但我们参与了。因此，WSIS 的目标确实反映了国家、技术社群、公民社会、企业和学术参与方的相当统一的愿景，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从全球自身的角度来看，它包含了一个议程，而且它在很大程度上被认为是世界需要认真对待的议程，通过使用技术在富国和穷国之间创造一个更加公平的竞争环境。

这就是 WSIS+20 如此重要的原因。因为这是一个盘点的机会，可以从宏观层面回归基础。我们的访问情况如何？我们如何在连接未连接的人、为人们（尤其是那些被剥夺权利的人）创造更多数字平等、更多包容和更多机会方面取得进展？这也是审视多利益相关方协作理念、WSIS 参与原则的大好机会。它奏效了吗？它在哪些方面没有奏效？人权？WSIS 的另一个目标。当我们现在进入人工智能 (AI) 等新技术时，我们是在构建还是使用技术？它以人权为中心，我们如何处理这个问题，以我们人民的利益为中心。

但我认为 WSIS 的优势在于，它不仅拥有这些宏伟蓝图、极具远见卓识的雄心勃勃的目标。它有行动路线。这些行动路线非常具体。他们拥有自由和独立的媒体、有利于创新、商业机

会、教育和公共卫生的政策环境等领域。我不会去讨论所有这些问题，但 **WSIS** 实际上是一份相当复杂的文件，因为它有交叉点并且有具体的行动领域。**WSIS+20** 再次让我们审视这些行动路线，它说，我们做得怎么样？对于任何对互联网感兴趣的人来说，这一点很重要。

但我认为还有更多更温和但我认为非常重要的 **WSIS** 价值观，我希望我们在本次会议中真正反思。我认为这是一个机会，让我们作为不同的利益相关方团体重新聚在一起，为实现共同愿景而努力，或者至少确定我们的共同点是什么。如果你查看过去 10-20 年的多利益相关方流程，就会发现它们变得非常官僚化。有不同的利益相关方团体游说，为他们自己的利益做宣传。**ICANN** 是一个完美的例子，它拥有非常复杂的官僚程序，是一个多利益相关方的组织。

我认为是时候真正回头看看我们如何合作，我们如何让技术社群进入公共政策空间？你们知道，例如，我们如何在全球数字契约中获得 **ICANN** 的发言权？我认为这就是为什么这个机会如此重要。因为我们可以回来，我们可以看看 **WSIS** 的进展，但我们也可以回头看看我们如何作为不同的利益相关方团体、不同的国家/地区和不同的现实来共同寻找当代问题的解决方案？不仅仅是 **WSIS** 未实现的目标，还有我们今天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我要说的就这么多。我知道你想让我讨论加强合作，塞巴斯蒂安。我认为我们之前已经提到，IGF 任务将在 WSIS+20 之前进行更新。联合国成员国将决定他们如何处理 IGF。他们还将决定是否加强了合作。加强合作是突尼斯议程中的一个术语，也是 WSIS 成果文件之一，但它本质上是对政府在互联网治理中的作用的规范。

塞巴斯蒂安·巴肖莱： 安里亚特，谢谢你。我们需要向前推进，因为 —

安里亚特·埃斯特胡森： 我就讲到这儿。我只想说，塞巴斯蒂安，如果我们不最终解决政府的作用，我们实际上将永远无法实现我们希望实现的那种蓬勃发展的多利益相关方参与。交回给你，塞巴斯蒂安。

塞巴斯蒂安·巴肖莱： 非常感谢你，安里亚特。我感觉我们已经晚了，但我会请德西蕾 (Desiree) 发言，也许你可以告诉我们如何改进多利益相关方的参与。德西蕾，请讲。

德西蕾·米洛舍维奇

(DESIREE MILOSHEVIC): 谢谢塞巴斯蒂安。下午好。我认为我们从阿方索、卡洛斯和安里亚特那里听到的一些关于过去的信息非常有价值，但我想谈

谈我们在第 1 阶段和第 2 阶段面临的挑战，并展望我们如何提高参与度。

我认为提醒我们联合国系统的结构也很有价值。指导联合国工作的关键指导原则实际上是他们召开的会议和首脑会议。该机构于 1945 年在一次国际组织会议上诞生。话虽如此，我还必须强调，联合国机构内部一直在进行改革。也许我们必须关注的一个趋势就是这些改革。谁做决定的关键问题，互联网或任何治理中的关键问题实际上已经在联合国系统内缓慢地重塑了。因此，它正在从谁根据票数和投票权以及决策机制来决定，转变为在此过程中咨询了谁的问题。

我认为这确实可以稍微解释一下 WSIS 第 1 阶段和第 2 阶段，因为我作为私营部门参与了这两个阶段。我们不能进入讨论这些互联网治理机构的重要租户的会议室。作为私营部门，我们确实进行了协调，公民社会和技术社群也提出了各种意见，但也存在巨大的挑战。ICANN 的首席执行官没有被允许进入会议室。因此，我认为通过这个互联网治理工作组，真正的重大突破可能实际上发生在第 1 阶段和第 2 阶段之间，该工作组具有多利益相关方结构，要求人们共同参与，从多方面和不同利益相关方的角度来看待问题。

他们提出了一些具体的建议，其中一项是创建互联网治理论坛，这是一个具有非约束性结果的讨论论坛，第二项是取消美国政府对 ICANN 的监督，正如我们所知，在第 2 阶段之后，2014 年至 2016 年。因此，就我们如何看待在互联网治理结构中发挥作用的参与模型而言，我们确实拥有我们作为社群共同为之奋斗的目标。

我还要说的是，除了我们预见到的这些挑战和导致我们制定突尼斯议程的这些突破之外，其中一些事情确实会受到挑战，因为世界正处于领导危机中，这就是所谓的多方面的多边危机。因此，它也可能反映在互联网治理上。我们将在信息社会 20+ 上进行总结，并将审查该议程。因此，我认为作为一个社群，我们确实有责任真正呼吁参与 WSIS 20+ 之前的所有会场和所有活动，以参与并展示我们的关注，并展示我们在多利益相关方模型中工作。这是一个不同的模型。这不是一个独特的模型，但它意味着它必须具有包容性，利益相关方可以说出他们想要什么，表达他们的想法，这可能是维护一个单一的、全球可互用的互联网。所以我认为，作为一个社群，我们真的有参与的理由。

另一个呼吁是不要将会议设置为闭门会议。因为否则，参与的过程中就不会征求所有利益相关方的意见，而这正是联合国正在走向的新趋势。因此，ICANN 社群应该参与进来。参与所

有筹备过程，而不仅仅是参与 WSIS 20+。我确信政府咨询委员会成员正在这里处理 CSTD 流程，这是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一部分。还有很多其他的价值。我希望我们还有一个跨社群工作组来进一步讨论意见。无论如何，在我的结束语中，我想支持安里亚特所说的话。我认为，如果我们想拥抱未来，我们必须创造未来，我们就必须回到地面，获得未来。好了，我就暂时讲到这里。谢谢。

塞巴斯蒂安·巴肖莱： 非常感谢，德西蕾。大家知道，我们的进度已经延迟了，但那是我的错。我将回答与会者的提问。我想回答一个问题。我们将从在线问题开始，因为现场还没有人提问。举手就可以了，会有人拿着麦克风过来。请讲。

安德里亚·格兰顿： 谢谢。我们有一个来自戈帕尔·塔德帕尔利 (Gopal Tadepalli) 的问题。信息社会利益攸关的是什么？

塞巴斯蒂安·巴肖莱： 有没有人愿意回答？也许我可以回答，是的。我建议我先回答这三个问题，然后我们再回来。第 2 个问题，请讲。

卡沃斯·阿斯特

(KAVOUSS ARASTEH): 早上好，下午好，晚上好，各位以虚拟方式收听讨论的与会者。俗话说，要知未来之计，必知过去。要对过去有全面了解，就要从 1998 年开始，当时突尼斯政府在明尼阿波利斯全权代表会议上的第一项决议提出了一项行动，最终在联合国秘书长的推动下促成了 WSIS。第一阶段有 11000 名参与者。第二阶段有 19000 名参与者。只有 3000 名来自政府部门，16000 名来自其他部门、私营部门等等。每个人都充分参与了。没有人被排除在外。我不太了解闭门会议。没有闭门。

有时为了准备一些东西，人们聚在一起准备一些举行公开会议的元素，然后就来参加公开会议。遗憾的是，在过去两天里，没有就治理达成一致。欧盟委员会或欧洲国家提出了一项建议，让我们创建互联网治理论坛。第一次会议是 2006 年在希腊举行的，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我们每年都会召开这个会议。很好的讨论，很好的意见交流。这是一个预计不会有输出的论坛，没有任何约束，预计这次讨论的结果会给其他会议带来一些想法。

现在我们来谈谈 WIS WSIS+20。我听说大家想要 —

塞巴斯蒂安·巴肖莱: 先生，你需要总结一下。

卡沃斯·阿斯特： 好的。我听说大家希望被纳入在内。不会排除任何人。ITU 每年都会举办 WSIS 论坛。不是 ITU，但它是固定的，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UNESCO) 和其他组织。欢迎大家参加。事实上，在 2010 年的瓜达拉哈拉，ICANN 社群被公认为任何会议的积极参与者之一，并且被纳入该会议的成果中。因此，你们或者说我们最欢迎任何会议和任何活动。所以我认为我们应该合作，而不是并行创建一些东西。结果是没有生产力。

塞巴斯蒂安·巴肖莱： 谢谢卡沃斯。非常感谢。好的，因为麦克风是 — 好的。

法赞内·巴蒂 (FARZANEH BADIEI)： 大家好，我是非商业利益相关方团体的法赞内·巴蒂。我想请小组给我举一些例子，说明在 WSIS 真正讨论和听取了关键互联网治理问题。如果像 WSIS 这样的论坛并没有真正实施互联网治理，遗憾的是，这些论坛没有导致任何形式的变化或为欧盟出台的法律提供信息，他们出台了网络和信息安全指令修订版 (NIS2) 和通用数据保护条例 (GDPR)。我认为像 WSIS 这样的论坛并没有真正为这些法律法规和一般政府提供信息。因此，实际上，我认为决策者确实不在这些处理互联网治理的论坛中。也许你可以证明我错了。

塞巴斯蒂安·巴肖莱： 我想，我们正在讨论这里的第一部分。这是问题，我们将继续第二部分的讨论。但是因此，我希望你在回答时不要谈论将在会议第二部分讨论的内容。你能简短讲一下吗？

洛里·舒尔曼

(LORI SCHULMAN):

好的。我是洛里·舒尔曼。谢谢你的问题，法赞内。同时，我想回答一个被问到但没有回答的问题，即信息社会中利益攸关的是什麼。我认为这很重要。就具体例子而言，法赞内，我无法给你举出一个例子。我尝试一下。但我会告诉你我对 WSIS+20 与之前的 WSIS 的看法。WSIS+20 是关于对实施需求的认识。大家知道，在我看来，在 WSIS +20 之前，WSIS 一直在谈论、影响政府，但不一定推动政府取得成果。而今天，WSIS+20 是联合国在结构方面更大工作的一部分。这包括聘用技术特使，其中包括全球数字契约，其中包括 IGF，因此 WSIS 本身被视为联合国更大工作的一部分，而这正是你批评 WSIS 过去没有做的事情。实际上是想出推进实施的办法。

但我要提醒小组，在这种情况下，实施意味着国际条约。以及如何制定这些国际条约以适应 ICANN 和 ICANN 的职权范围？这就是我们在 ICANN 社群内部的微妙平衡。我会在最后讨论我们认为对 ICANN 最好的结果是什么。因此，我将把更多的答案留待以后，但我将给大家一个简短的片段，并说 ICANN 的最佳结果是承认 ICANN 是该结构的一部分，并承认

ICANN 是一个可信赖的技术顾问和不表明意见的顾问。现在我要 —

塞巴斯蒂安·巴肖莱： 谢谢你，洛里。德西蕾，请讲。你想补充什么内容吗？

德西蕾·米洛舍维奇： 也许我可以更简短地回答一下利益攸关的是什么。我认为我们在突尼斯议程中达成了所有政府的协议，他们将尊重互联网治理的多利益相关方方法。利益攸关的是可能在 WSIS 20+ 上取消它。但是，为了回答法赞内的问题，即讨论在哪里进行，他们是否真正会面，以及国家政府在国家立法方面做了什么，所有这些即将出台立法的政府实际上都承诺在国内也以多方利益相关方的方式作出决定。在制定国家立法时，他们应该咨询所有利益相关方。现在是可执行性的问题。不管他们是否要应用它，但这是已经达成一致的。

塞巴斯蒂安·巴肖莱： 谢谢德西蕾。我想是时候进入会议的第二部分了。我们将讨论 WSIS+20 审核流程。艾米莉 (Emily)，你能告诉我们多利益相关方治理在 WSIS+20 中的机遇和风险是什么吗？

艾米莉·泰勒
(EMILY TAYLOR):

塞巴斯蒂安，非常感谢你让我发言。如果最后有时间，我可能还会回答法赞内和其他发言人提出的问题。WSIS+20 带来了机遇和威胁，而且我认为也许可以提出一个想法，即在 WSIS+20 到来之前可以采取哪些行动，尽可能以最好的方式让 ICANN 社群做好准备。

所以我认为机会来了，20 年过去了，是时候反思多利益相关方流程取得的成功了。大家知道，我认为要沟通和反思正面案例。ICANN 环境中最好的正面案例是 IANA 移交，不仅它发生了，而且多利益相关方流程确实在非常积极的时间框架内交付，并为移交提供了真正坚实的基础。你们知道吗？它发生了，并且我们都还在这里。因此，这表明多利益相关方治理可以及时解决复杂且有争议的问题。

这是机会方面。还有更多方面，但由于时间问题，我就不一一讲述了。WSIS+20 对 ICANN 社群和多利益相关方治理的威胁是什么？我可能首先要说的是，我预计互联网治理或一个政府在命名地址方面的作用不会像我在 2003 年到 2005 年参与的初始 WSIS 流程中那样受到如此强烈的关注。然而，如果我们退后一步，看看总体的治理格局，我们目前看到的是来自联合国的大量流程企业家精神。无论是关于网络空间负责任国家行为的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的建立和更新，还是正在推进全球网络犯罪条约谈判的特设委员会的建立。还有许多其他多边进

程，从《布达佩斯公约》的扩展到与跨境数据流动相关的经合组织原则。

如果我们审视多利益相关方社群在过去 10 到 20 年中提出了什么，它是如何加快解决新出现的治理问题的。我认为在 **NETmundial** 中有一个很好的领导例子，它是为了应对斯诺登事件而迅速成立的。出现了多个由多利益相关方参与的全球委员会。但除此之外，我的想法是，目前大多数企业家精神以及为解决新出现的网络或互联网治理问题而挺身而出并发挥领导作用的人并非来自多利益相关方社群。所以我认为这应该是对我们所有人的行动呼吁。我知道这不是 ICANN 的职责。但很多相信多利益相关方治理的人确实参与了 ICANN。因此，应该由这些人作为个人或团体来思考，什么是需要多利益相关方解决方案的新问题。

最后，我认为如果我们看看 ICANN 可以做些什么，以便让自己处于最佳位置，成为成功的多利益相关方协调的典型代表，我会鼓励 ICANN 社群重点关注做到足够好，而不是做到完美。为了回应安里亚特的发言，或许可以减少对官僚程序的关注，而更多地关注在提出的方式上平衡和及时的结果。我认为在 **WSIS+20** 期间，我们在困难问题上取得了一些非常可靠的成果，可以合理地满足广泛的利益相关方的需求，但不能完全反映一个利益相关方群体的利益，那么我认为我们将处于最佳

位置。塞巴斯蒂安，我确实对这个问题有一些意见，但我们可以稍后再谈。

塞巴斯蒂安·巴肖莱：抱歉，艾米莉，我们已经没时间了。所以我想问问劳尔，他是否可以告诉我们是否存在与 IGF 相关的风险。

劳尔·埃切贝里亚
(RAUL ECHEBERIA):

谢谢塞巴斯蒂安。我认为我的观点与艾米莉的观点非常一致。感谢你邀请我在这个论坛上发言。我很高兴能够远程参加本次 ICANN 会议。我想，比方说，在我们为准备这个决策而举行的一次会议上，有人说，人们必须明白 WSIS+20 流程中将涉及决策。这非常重要。在 WSIS +20 的流程中显然要分析、讨论和协商的一件事是他们是否需要更新 IGF 的授权。所以我们必须承认这是一种可能的情况。一种可能的情况是 IGF 授权不再更新。所以问题是，这种情况会是什么样子？在我看来，这将是一个非常消极的情况。与过去相比，过去几年很多人对 IGF 的关注有所减少。顺便说一下，很高兴看到 ICANN 在去年 12 月在埃塞俄比亚举行的上一届 IGF 中进行了非常有意义的良好参与。

但确实有很多人对 IGF 失去了兴趣。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如果人们对 IGF 授权失去兴趣，那么 IGF 授权没有得到更新

的情况并没有那么糟糕。但是，是的，在我看来这将是非常糟糕的。许多讨论已经转移到其他论坛，在这些论坛中，多利益相关方的参与更加困难，或者在某些情况下根本不存在。因此，如果没有 IGF，利益相关方参与相关讨论会困难得多。那么我们可以做些什么来避免这种情况。我认为这个问题最明确的答案是我们必须继续努力改进 IGF。正如艾米莉所说，我们必须实现的其中一件事就是以一种满足更广泛的利益相关方期望的方式产生更有价值的结果。

UNESCO 的平台监管流程就是一个例子。该讨论本应在 IGF 而不是 UNESCO 进行。但是很多人仍然抵制 IGF 的演变。它以某种方式损害了 IGF 的原始特征，在制定相关指南方面的作用有限。因此，如果政府或利益相关方正在寻找更具体的结果，他们就会去其他地方。正如我之前所说，我们无法保证在其他论坛中有平等参与的可能性和机会。

所以 IGF 不是理所当然的。在改进 IGF 方面，我们必须具有创造性和创新性。正如我之前所说，为了满足更广泛的利益相关方的期望，并从过去吸取了一些教训。沃尔夫冈、我，还有艾米莉，正如我所见，这非常需要从我们在 Mundial 所做的事情中吸取积极的经验教训。我们肯定可以将其中一些经验教训带到 IGF。我们还必须在创建新工具和 [00:51:00 - 听不清] 方面进行创新。我们必须创造国际公共政策的新工具。就最佳实

践、志愿者标准以及改进讨论与 IGF 政策制定者等国际计划之间的联系达成一致。

最后总结一下，WSIS+20 流程将产生讨论、决定，抱歉。其中一些决策可能对我们的社群不友好。我们需要让自己参与到流程中，并在流程的早期阶段提出我们的担忧。请记住，IGF 并不完美，但毫无疑问，有 IGF 的世界比没有它的世界要好得多。谢谢。

塞巴斯蒂安·巴肖莱： 谢谢劳尔。现在请奥尔加·卡瓦利 (Olga Cavalli) 发言。我想她会和我们谈谈 ICANN 在这个领域的作用。奥尔加，请讲。

奥尔加·卡瓦利： 我们这里有出色的翻译，这对我很友好。我会说我的母语，也就是西班牙语。所以也许你们可以使用耳机。好的。首先，非常感谢你们邀请我和这么多朋友一起参加这个小组，在这个问题上有这么重要的参考价值，这个问题从 2003 年、2005 年开始就吸引了我。在本次会议的准备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之一是 ICANN 是否应该只处于倾听模式。我认为我的回答是否定的。不可能，原因很多。我想引用沃尔夫冈几分钟前所说的话，他说，我们需要找到增强协作的新方法。我认为，这是与 ICANN 相关的一个重要问题，需要将其视为一项挑战。为什么我认为 ICANN 不应该只处于倾听模式，而实际上应该处于

行动模式。我来谈谈艾米莉所说的关于不那么完美和创造结果的话。

ICANN 具备在此流程中成为相关利益相关方所需的一切条件。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它的结构很大，它的员工非常棒，不仅在洛杉矶，而且分布在世界各地。我们确实看到了联合国人员所做的事情，日内瓦人员所做的事情，还有我所在地区、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人员所做的事情。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结构，分布在世界各地，所有社群都知道。它有一个很棒的社群。它涉及所有利益相关方。它的政府咨询委员会 (GAC) 中拥有与美国一样多的政府。它有一个公民社会。它有业务。它有技术社群。但我确实认为我们可以做些什么来加强它，这就是学术界的作用。我属于大学部门。我已经在那里很久了。我认为这是我们可以变得更强大的地方，但仍然有很好的代表性。

因此，有了所有这些资源，ICANN 就具备了成为相关利益相关方的所有必要条件，不仅处于倾听模式，而且处于行动模式。如果这个流程只是多边的，只有政府参与，这就是在某些领域发生的事情。政府在 ICANN 中有代表。正如艾米莉所说，我们可以在这个社群中通过 IANA 流程进行协作。我们还参与了其他跨社群流程以生成结果和文档。如果流程像全球数字契约那样开放，那么我们所有人都应该有一份文档。

在 ICANN，我们无法创建文档。这是一个非常不起眼的例子，来自我们在南方内部治理学院的工作。我们呼吁研究员的参与。我们正在 120 名研究员中创建一份文档。我们以虚拟方式工作，现在我们可以将其作为对全球数字契约的贡献。ICANN 应该使用所有可用的渠道，无论是多利益相关方还是多边渠道，通过政府来传达我们社群的声音。我这里有英文笔记，所以这是一个挑战。我必须翻译所有内容。

塞巴斯蒂安·巴肖莱： 是的，但你的时间到了。

奥尔加·卡瓦利： 好的。我稍后会回答更多问题。谢谢大家听我发言。

塞巴斯蒂安·巴肖莱： 感谢奥尔加的参与。请约坦 (Jothan) 发言。我想，接下来的两位演讲者将谈论互联网技术社群。约坦，请讲。

约坦： 谢谢塞巴斯蒂安。大家早上好，或者晚上好。很高兴与互联网社群的这些杰出人物一起参加小组讨论。我想说明两点。一是我们需要在 WSIS+20 上帮助主导这些讨论。另一个是我们实际上可以做些什么来帮助做到这一点的一些建议。我真的认为互联网社群需要在这些谈判中发挥主导作用，原因很简单，如

果我们不这样做，我们就会被淘汰，其他人会对 **WSIS** 的一系列议题做出决定，包括我们工作的互联网治理结构。所以我们不能把头埋在沙子里，假装这些讨论没有意义。

我们需要同时捍卫多利益相关方模型，因为它在 **ICANN** 示例中运作良好。并且还要发展它。我们不能只是坐在那里说一切都很完美，不要管我们。因为它并不完美。互联网带来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广泛的挑战。如果我们认为多利益相关方主义是一种好方法，我们就应该提倡发展能够解决和处理互联网的更广泛问题的论坛和机构，那些已经提到过的更广泛的技术问题、网络安全，我已经参与了打击恐怖主义和暴力极端主义内容的危机呼吁。**ICANN** 不应该做那些事情。**ICANN** 和互联网社群不应该站出来说，这不在多利益相关方模型中。不要把它带给我们。作为更广泛的互联网和技术政策环境的一部分，我们需要承担责任，以解决互联网带来的挑战。

那么我们可以在这里做什么呢？这里的每个组织、每个人都会阅读 **WSIS+20** 流程。查看全球数字契约准备工作。意见提交期刚刚延长至 4 月底。提出意见，决定你的立场是什么。在你的国家社群工作，分享有关这些流程的新闻。以多利益相关方的方式开展工作，形成并拓宽你的立场。倡导并与你的政府合作。外交部、部长、**ICANN** 环境中的人员，参与这些多利益相关方的事务。我们需要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并扩大对话范

围。如果你作为 **GAC** 成员来到这里，请尝试鼓励您的政府以多利益相关方的方式与社群合作，在你参与这些谈判时确立你所在国家/地区的地位。

我很快就要讲完了，因为有时间限制，也就是说，这件事要在 **2025** 年讨论。你可能会想，哦，好吧，现在是 **2023** 年。有很多时间。我们根本没有很多时间。全球数字契约和未来峰会将于明年举行。即使我们要在我们自己的社群之间增强协作，那么现在就是采取行动的时候了。大家知道，**ICANN**、**ISOC**、**ISTAR** 小组，我们需要聚在一起来主导这场讨论，否则，它就会发生在我们身上。谢谢。

塞巴斯蒂安·巴肖莱： 非常感谢你，约坦。现在我想交给琳恩 (Lynn) 发言，我很高兴她能参加。琳恩·圣·阿穆尔 (Lynn St Amour)，请讲。

琳恩·圣·阿穆尔： 谢谢塞巴斯蒂安。谢谢你，约坦，真的，感谢你做了这么棒的介绍。如果有人不认识我，我介绍一下，我曾担任国际互联网协会的首席执行官，然后在 **IGF MAG** 任职，最近在 **2019** 年担任 **IGF MAG** 主席，继任者是安里亚特。

正如我们今天早上多次听到的那样，协作在互联网技术社群组织中极为重要。在这里，我适当地纳入了 **ccTLD** 组织、

IEEE、W3C 等。当然，与互联网治理生态系统中的其他利益相关方团体的协作也非常重要。我认为互联网技术社群在 WSIS 1 和 2 期间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知识、关注点、立场的共享，也是一个协作过程。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并不关注联合声明。DEO 声明月份是一个例外。但我们用它来表明彼此的立场。我们都从各自独特的角度和责任出发，独立地为每个组织的活动提供信息，从而使我们的立场更有说服力，活动更具战略性。

我的意思是，这真的是一项协作性工作。这不是一种分层协调的工作。那就是所谓的 **ISTAR** 小组，很少有人提及。在随后的几年里，它演变成了一个叫做互联网技术协作组 (**ITCG**) 的组织。目前，这包括参与技术组织的人员、互联网生态系统参与者和主要以个人身份做出贡献的个人，但并非仅来自技术社群组织。该小组目前真正专注于在技术社群内共享信息，努力确保在各种多利益相关方互联网治理工作中具有有效和适当的技术代表。我们完成的一项具体任务是向联合国推荐技术社群的 **IGF MAG** 候选人。

最近的互联网治理工作显然有点过剩。**IGF** 改进、**GDC**、领导小组、**WSIS+20**，它们都带来了复杂性，我认为存在重大风险。它可能导致多方利益相关方的参与显著减少，多边或联合国集中的工作更多。作为一个互联网技术社群，我们有独特

的观点可以分享。不仅仅是知识，坦率地说，还有我们的价值观和我们的流程。然而，在许多情况下，我们要么没有以任何重要方式参与，要么有时参与那些被诋毁为过于技术性的其他工作。

因此，我要向整个互联网和技术社群的参与者，而不仅仅是 ICANN 社群提出的问题是，这个社群的哪些协作工作是有帮助的？如何？因为，坦率地说，许多这些组织（但不是所有组织）的领导人对开展实质性合作的兴趣似乎很薄弱。坦率地说，即使在 ITCG 内部，我们也经常觉得我们更多的是在所有这些组织之间进行非正式的低级别共享工作。参与的个人认为有用，但我不确定它是否真的支持各个组织的战略宗旨。而且，我认为那是因为我们在这些活动中没有得到高层领导的支持或关注。由于时间关系，我就讲到这里，感谢大家给我参与的机会。

塞巴斯蒂安·巴肖莱： 非常感谢你，琳恩。现在我想开始发言。我先回答一个在线问题，然后是 2 号麦克风。请举手。我们三个流动麦克风。因此，大家都有机会。请讲。

安德里亚·格兰顿： 谢谢。我有一个来自哈维尔·鲁阿 (Javier Rúa) 的问题。非自治领土能否作为正式利益相关方平等参与 WSIS，或者它们的地位是否会有所降低或受到限制？

塞巴斯蒂安·巴肖莱： 我想，哈维尔已经在另一个论坛上问过这个问题，以及非国家参与方如何参与。我不知道我们是否有答案，但也许有人可以回答。奈杰尔，请讲。

奈杰尔·希克森： 好的，谢谢。我是奈杰尔·希克森，来自英国。大家知道，陪审团已经出来了。我的意思是，我们不应该像我们目前在全球数字契约中所做的那样，英国和其他国家/地区都在说，但不仅是磋商，而且谈判也必须包括非国家参与方。正如我们在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中看到的那样，以及我们在维也纳的网络犯罪条约谈判中看到的那样，利益相关方可以发表意见，我们认为他们应该在全球数字契约中发表意见，我们认为他们应该在 WSIS +10 审核流程中有发言权。当然，如何实现这一目标将取决于联合国政府和驻纽约的联合国代表团。但我们认为这是至关重要的。你将利益相关方带到低谷，你必须参与提出想法的流程和将这些想法付诸行动的流程。谢谢。

塞巴斯蒂安·巴肖莱： 谢谢你，奈杰尔。下面转到 2 号麦克风。

纳姆拉·纳塞尔
(NAMRA NASSER): 大家好。我是纳姆拉·纳塞尔，回归的 ICANN 学员。我只是想提醒大家注意未来时代全球通胀上升和充满挑战的经济环境。这可能会影响互联网的使用和访问，但也会扩大数字鸿沟。我真的很想知道像 WSIS 这样的论坛是如何考虑这些问题的。以及如何利用它来确保所有地区和社会都能访问互联网？谢谢。

塞巴斯蒂安·巴肖莱： 有人想回答吗？

劳尔·埃切贝里亚： 我可以回答吗？

艾米莉·泰勒： 我想在你准备好后发言，塞巴斯蒂安。

塞巴斯蒂安·巴肖莱： 好的，我想劳尔和艾米莉想回答。劳尔，请发言。

劳尔·埃切贝里亚： 是的，第二个问题的回答很简单，是的。因为 **WSIS** 不仅仅是互联网治理和连接性、可访问性等。还有很多方面。我认为各国政府必须为此付出很多努力，因为仍有鸿沟需要缩小，而且这一点至关重要。是的，这就是论坛。

关于第一个关于非政府利益相关方参与的问题，有很多方面。奈杰尔指出了一些机会。我们可以强制创建工作组，就像我们在过去的互联网治理工作组中创建的那样，我们中的许多人都参与了该工作组，并以多利益相关方的方式与政府、区域论坛进行平行讨论，并参与政府代表团。我有机会代表我的国家乌拉圭参加，我们参与了谈判。所以有很多方面。因此，奈杰尔提到要求非政府利益相关方参与谈判。但除此之外，还有工作组、论坛、区域论坛和参与政府义务。有很多事情要做。

塞巴斯蒂安·巴肖莱： 谢谢劳尔。有请艾米莉。

艾米莉·泰勒： 谢谢。我想谈谈奈杰尔的意见以及关于通货膨胀和经济状况的问题。奈杰尔，你提到了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和非国家参与方的参与。老实说，我认为这是一个相当不令人满意的流程，主要是象征性的干预。而且我知道，你们也知道，要让未经认可的公民社会参与方参与，还存在很多困难。也就是说，我认为非国家参与方有很多很多机会参与 **WSIS+20**。我想强调英国

政府和其他民主政府的例子，他们将非国家参与方纳入其代表团，并确保他们在多利益相关方治理下言行一致，并纳入来自不同背景的专家。因此，为英国在这方面所做的工作点个赞。

以及关于通货膨胀和经济状况以及对互联网访问的影响的问题。是的，我想回应劳尔的意见。是的，一点没错。我想这将是 **WSIS+20** 的重点，就像最初的 **WSIS** 一样。事实上，我认为来自全球南方的接入和上网需求，使之成为一个优先事项，确实是最初 **WSIS** 流程的主要积极成果之一，并反映在仍然存在的行动路线中。我还要强调技术社群和其他基层倡议的真正坚实影响，特别是在全球南方，通过建立互联网交换点和其他真正实用的方法来降低成本和降低延迟，并改善人们对精彩资源的访问，这就是互联网。谢谢。

塞巴斯蒂安·巴肖莱： 谢谢艾米莉。洛里，请发言。我无法让每个人都能发言。我要请洛里发言。然后是 1 号、2 号，我们将以这样的方式结束会议。

洛里·舒尔曼： 非常感谢，我是洛里·舒尔曼。我想补充艾米莉的发言，如果会议室的参会者或任何在线参会者没有参加过 **WSIS** 会议，而且有机会参加，那么我鼓励你参加。因为你在那里看到，除了政府部长和高层会议，还有开发技术的演示。有表彰年轻企

业家的奖项。我记得我非常惊喜的是，在我参加 **WSIS** 的某一年，我决定也许我不必那么关注政府部长了。我想看看旁边的展台里发生了什么。其中一个奖项授予了一位年轻的非洲女企业家，她开发了一款移动应用程序，使当地村庄能够将他们的市场数字化，这样他们的市场小贩就不必用现金交易，就可以以前所未有的方式与其他村庄进行交易。对我这个来自北方一个非常优越的国家的人来说，看到这种级别的工作正在进行，这对我来说真的是一个绝妙的见解。

因此，就纳入全球南方而言，我认为 **WSIS** 是突出该领域进步的特别好的论坛。现在的问题是今年的 **WSIS** 将于本周举行。我们已经与 **WSIS** 规划者讨论过这个问题。联合国提前很久就规划了它的会议，但我认为 **ICANN** 根据 **WSIS** 日历协调自己的会议是一个很好的主意。因为它会消除这种冲突，并可能鼓励 **ICANN** 社群的更多参与。

塞巴斯蒂安·巴肖莱： 我不确定 **ICANN** 在联合国之前没有那个日历。但我想请 1 号麦克风发言。然后是贝特朗 (Bertrand)，使用 2 号麦克风，之后我们将结束这部分会议。谢谢。

索尔 (SAUL)： 我是索尔。我代表的是个人街道。要学习的信息。你谈到了很多让技术人员参与的时间。技术人员通常对技术挑战感到兴

奋。当东西坏了，你如何修复它们，或者你可以做什么。他们对如何处理事情的法律方面不太感兴趣。因此，他们倾向于避免使用此类 IGF。那么，你打算如何让技术人员真正参与到这些讨论中呢？

塞巴斯蒂安·巴肖莱： 贝特朗，请讲。

贝特朗·德拉查贝尔
(BERTRAND DE LA
CHAPELLE):

早上好。我是贝特朗·德拉查贝尔。我是互联网和管辖政策网络的执行董事。我简单讲三点。首先，在对尊敬的伊朗共和国代表给予应有的尊重的同时，我不可能接受对 WSIS 1 和 2 的修正主义介绍。这是闭门造车。社会和私营部门不可能参与。除了峰会本身，整个筹备过程，我个人都被拒之门外。年轻一代不可能以他们自己的方式理解当时发生的事情。20 年后不可能是一样的，这就是多利益相关方问题的关键所在。

第二件事是有大量的先决条件，讨论我们在这里的目的是要清楚地了解 WSIS+20 将是什么。会有活动吗？是一系列活动吗？它是否与未来峰会、全球契约有关？我个人遵循所有这些事情，并且我对流程是什么的理解非常模糊。应该有一个活动。这是我们需要讨论的事情。我知道一些国家/地区正在认真考虑这个问题。这一点很重要。

最后一个要素，问题是利益攸关的是是什么。这不仅是保护 ICANN 取得的成果，以及 IGF 取得的成果，尽管这是一件重要的事情。但利益攸关的是数字时代治理的未来。当印度总理在 G20 外交部长开幕式上表示多边体系已经失败时，现在是讨论多利益相关方主义如何在国家参与下得到改善的时候了。

老实说，我们这些相信多利益相关方方法的人需要制造更多的风声。因为目前，平衡记分卡还不够。WSIS+20 是我们需要关注的地平线。这才是真正进行讨论的时候。这对每个人都很重要。

塞巴斯蒂安·巴肖莱： 非常感谢贝特朗。我必须道歉。我们只剩下 10 分钟的时间，无法回答所有问题。从一开始，我就在想这可以是一个半小时的会议，如果社群同意，我们需要在下一次会议或 ICANN 的下一次会议上进行第二轮讨论。即使我们应该给你三分钟，但我想给你两分钟时间来谈谈你的利益相关方的观点。我将请芭芭拉 (Barbara)、玛丽塔 (Marita) 和洛里发言。我希望我有两分钟时间回答问题。但就目前而言。我知道你们都很失望，芭芭拉，请讲。

芭芭拉·万纳

(BARBARA WARNER): 好的。时钟在滴答作响。我是芭芭拉·万纳。我是 ICANN 企业选区的成员，但今天我代表我的组织美国国际工商理事会 (USCIB) 发言。我今天的意见很实际，对你们中的一些人来说甚至可能看起来很枯燥，但它们旨在从商业利益相关方的角度处理多边组织的现实问题。这里已经进行了一些讨论，但关于利益相关方是否确实可以访问已处理的 WSIS+20，可能没有达成共识。我的组织享有 [01:17:37 - 听不清] 咨询地位，这使我们能够参与各种联合国讨论，包括网络安全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但我们并不指望这能让我们在 WSIS 流程中进行发言干预。

因此，正如德西蕾指出的那样，这可能是政府唯一的辩论和投票程序。我想提出四点建议供你们考虑。同样，这些建议非常实用并且针对业务利益相关方。首先，现在开始你的工作。我想说这次全体会议是一个很好的开始。尽早开始工作，定期与各自的政府会面，让他们了解你们利益相关方群体在互联网治理领域的优先事项，这一点至关重要。这意味着制作精心起草的一页声明，不要长篇大论，而是一页的声明和谈话要点，可以很方便地与你自己的政府以及志同道合的政府分享，并且可能最重要的是外行可以理解其中的文字。参加大会投票的常驻代表团代表不是专家，也不是互联网政府。他们往往是多面手。因此，你的文字必须易于理解。正如曼迪 (Mandy) 所

说，我认为在周一，我们都必须在这个流程中扮演翻译、口译和倡导者的角色。

这引出了我的第二个建议。我们尽早开始。第二个建议，定期咨询。除了制作这些易于获取的教育宣传材料外，你还必须确定政府的互联网治理负责人，然后定期召开非公开会议，以便每个人都能轻松地与他们进行非公开讨论。考虑到你的业务和技术需求、国家、地方和区域方法的复杂相互作用，以及地缘政治发展的不确定性，将需要召开不止一次会议来教导和告知他们。事实上，这种相互作用可能会迫使你改进或以其他方式重新思考你的信息和重点，以便在整个一年中随着流程的继续，提高其有效性。所有这些最好在与你的政府密切协商后完成。

第三，我会敦促大家考虑如何有效地利用其他论坛。关于 IGF、WSIS 论坛、全球数字契约的讨论很多。这些都是让你表达观点的重要机制。

最后一点，我怎么强调都不为过，即联合国资本联系人的重要性。利益相关方必须首先确定你的倡导是否确实影响了政府的观点。但其次，你的政府已向联合国驻纽约代表团传达了适当的指示。你的资本联系人可能会表示支持你在各种问题上的立场，但除非向联合国代表团传达相关指示，否则你所做的所有

努力可能都是徒劳的。第四点，联合国资本联系人。由于时间关系，我就讲到这里。谢谢。

洛里·舒尔曼：

如果大家愿意的话，为了节省时间，我可以直接开始发言。我开始了。好的。大家好。我是洛里·舒尔曼。我今天有两个身份。在 ICANN 内部，我是知识产权选区的主席。在 ICANN 之外，我是代表全球品牌所有者的国际商标协会的互联网政策高级主管。我被问了一个问题，总结一下，这个问题就是，对 ICANN 来说什么是好的结果？在听完所有讨论后 — 并加入了我从私营部门那里获得的观点。

考虑到这一点，我们已经听过了，我不会详细介绍，因为我们已经听过了。什么是好的结果？重申多利益相关方模型，但了解在联合国世界中，它可能与 ICANN 不太一样。但基本原则是确保在政策制定中纳入技术专长，这可能包括使用更多的技术专家、工程师和商业专家作为部长的政策顾问，这与芭芭拉关于联合国资本联系的观点相吻合。有效的政策是根据大量知识制定的。但我们需要知道事情是如何运作的，以便制定明智的政策。这是约坦提出的部分要点，我认为他讲得很好。谢谢。

在私营部门方面，我想在这里澄清一下我今天是如何提及私营部门的。虽然我代表商业利益相关方，但对我来说，在联合国

的背景下，私人意味着不是政府，当然包括许多在这一过程中具有关键利益并促进包容的非政府组织。重要的是，奥尔加包括帮助为技术和政策层面的讨论设置知识框架的学者。正如最近两周前在名为“网络现状”的美国政策活动中所说的那样，目前所有的政策都是互联网政策。没有一个辩论或讨论领域没有与连接性、数字技术和访问相关的因素。

因此，我认为非常重要的是要承认平衡私营部门需求和公共政策的重要性，以加强消费者的访问和保护并保障基本人权，这符合全球公共利益。WSIS 是关于包容性的，而 ICANN 理所当然地积极地作为更大框架的一部分被纳入其中。这将对 ICANN 社群的重要肯定。这与 ICANN 泡沫无关。也就是让技术和非技术问题以相同的人权原则和技术理解为依据，以实现共同利益的最佳结果。这包括私营部门，我们认为这是向前推进的可持续方法。谢谢。

塞巴斯蒂安·巴肖莱： 谢谢洛里。最后一位发言者，很抱歉之前没有让你发言，玛丽塔，请讲。请尽量在两分钟内发言。

玛丽塔·摩尔
(MARITA MOLL): 谢谢塞巴斯蒂安。到目前为止，我们在这里有很多内容。我不确定大家是否还能吸收。我是玛丽塔·摩尔，来自一般会员社

群。我是 ALAC 的成员，也是北美地区一般会员协会的成员，也是加拿大非营利组织 Telecommunities Canada 的成员。我还有其他一些事情要说，但我只想重点讨论最后几位发言者所说的一些话。

我们需要调动我们的资源，尤其是在最终用户社群，这只是我们大多数人所做工作的一小部分。我们手头没有所有这些信息。需要更多的论坛来告知人们他们的组织可以如何有效地参与。我有一个例子，2005 年我参加了加拿大的一次活动，这是一次关于突尼斯议程的公民社会磋商，非常有效。这是通过我们的政府和 UNESCO 加拿大委员会组织的。这类活动也许在其他国家/地区也发生过，但我只知道我们的情况。这类活动需要发生。但我们也需要有办法让我们的社群了解如何实际参与。谢谢。我就先讲到这里。

塞巴斯蒂安·巴肖莱： 非常感谢，玛丽塔。本次会议已经快到一个小时。我可能会接受两个问题，然后就要结束了。好的，请讲，尼古拉斯 (Nicolas)。

尼古拉斯·费玛莱利

(NICOLAS FIUMARELLI): 大家好。我尽量长话短说。我是尼古拉斯·费玛莱利，回归的 ICANN 学员，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一般会员组织

(LACRALO) 互联网治理青年联盟指导委员会。多年来，正如劳尔和其他人提到的那样，我们见证了通过 ICANN、NETmundial、数字合作高层平行会议和全球数字契约等各种举措成功实施多利益相关方模型。

但是，需要改进该模型的实施方式，以确保它更具包容性和有效性。实现这一目标的一种方法是通过提供一个可用于每个国家、区域和全球以及青年倡议的通用平台来加强自下而上的链条。该平台可以是类似于 IGF 审核平台的软件平台形式，有段落，也可以有评论，可以使用人工智能和人工审核来得出多利益相关方成果和跨社群流程。

该平台可以允许不同利益相关方讨论各种主题。在我们期待 IGF 任务的更新时，青年倡议必须考虑到多利益相关方模型在这组大规模参与权中的不断演变的性质。因此，包括 ICANN 在内的所有互联网治理生态系统非常重要。因此，我强烈支持考虑这项提议，为 IGF 的每个国家青年理性和不同组织生态系统创建这样一个通用平台，以确保它在未来几年继续成为互联网治理的有效平台。非常感谢。

塞巴斯蒂安·巴肖莱： 谢谢你，尼古拉斯。最后一位发言者是 2 号。

安娜·内维斯
(ANA NEVES):

好的。非常感谢。我是安娜·内维斯。我来自葡萄牙，是 GAC 代表。我是（联合国）科技促进发展委员会 (CSTD) 的副主席之一，该委员会将于本月底在日内瓦讨论 WSIS 决议。我来这里是要请你们与你们的政府合作。你认为政府会讨论一切，批准一切。政府需要你们。政府需要了解更多有关正在发生的事情的信息。正如大家可以想象的那样，对于政府来说，这不是他们的优先事项。因此，正如芭芭拉所说的那样，你们必须着手执行任务。你们必须在日内瓦、纽约和国家层面执行你们的使命。你们必须提高自己的声音，你们必须去 CSTD 并提高你们的声音。否则，我们听的都是老一套，而我们想要更多的发展。我们想要演化。因此，请参与并让你的政府参与进来。谢谢。

塞巴斯蒂安·巴肖莱:

非常感谢你，安娜。感谢你的参与。有三个方面。首先要使用英语以外的其他语言，其次要准时，第三要与你们更密切地互动。我们组织会议的方式应该是来回回的。但这个会议室的设置方式也许是我们被困扰的原因之一，而不是唯一的原因。但我希望你们觉得它很有趣。也许不同社群的领导人可能会决定对这次会议进行跟进，可能不会像政策论坛那样在下一次会议上就该主题进行跟进，但在汉堡举行的会议可能是个好主意。但它不在我手中。

非常感谢大家的光临。在线参会者，感谢你们的参与。对于所有想发言的人，很抱歉没能让你们发言。感谢现场和在线的演讲者。祝愿本次 ICANN 76 会议圆满结束。再见。

[会议记录结束]